

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200433.)

【内容摘要】 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还原到极致，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科学其实只有十一个基础范式。这些基础范式如手电筒般照亮了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或区域。而除了社会进化范式之外（它在其最完整的时候，能够综合其它所有十种范式，所以能够相对完整的理解人类社会），每一个基础范式都只能照亮人类社会的某个有限局部。整个社会科学的许多不同学派都是对这些基础范式的不同却又常常是不完全的组合的结果，而他们对基础范式的不同组合基本上决定了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我们需要使用所有十一种基础范式，尽管这些范式的有限组合可以充分理解更特定的社会现象。

我要感谢拉杰什·巴斯鲁（Rajesh Basrur）、斯塔西·戈达德（Stacie Goddard）、贺凯、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安德鲁·莫拉瓦斯克（Andrew Morvacsik）、蒲晓宇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他们对本文提出了批评意见。作者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徐进博士的邀请，从而给了一个作者与青年同行和同学交流的机会。文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由我负责。

本文的英文版已经出版在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oSS) 上。

<http://pos.sagepub.com/cgi/rapidpdf/0048393109355294v1>

中文版的获得 Sage Publication 公司的授权，出版在《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第 27 卷第 1 期上。

文章是在李江春翻译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王琳对文字作了润色。

导言

社会科学中学派林立，而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一直纷扰不休，让人望而生畏也令人迷惑不解。¹ 看起来，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将是无休止的：它们之间的分歧无法被真正解决，它们只能宣称它们各自是更优越的学派。

本文将试图从根本上厘清这一乱象。文章指出，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还原到极致，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科学中其实只有十一个基础范式。这些基础范式如手电筒般照亮了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或区域。而除了社会进化范式之外（它在其最完整的时候，能够综合其它所有十种范式，所以能够相对完整的理解人类社会），每一个基础范式都只能照亮人类社会的某个有限局部。

文章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的不同学派都可以被肢解（或是还原）成为上述基础范式的不同却又常常不完全的组合；而他们对基础范式的不同组合基本上决定了这些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由于几乎所有学派都建立在基础范式不完全组合的基础之上，它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必然是有限的。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及其历史，我们需要使用全部十一种基础范式，并将它们“**有机地综合**（*organic synthesis*）”在一起，² 尽管更少范式的组合可以充分理解更特定的社会事实（*social facts*）。

本文对社会科学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我想帮助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博士生）们。在许多时候，研究生们在没有知晓这些基础范式时就忙于建立一个（理论）框架。³ 通过相对清晰地阐述这些基础范式，我希望给社会科学家提供一个可以用来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平台，以图解释特定的社会事实。第二，我将提供一个能够用以评估社会科学各学派的**相对**优缺点的平台。我的目标不是推动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事实上，以下的讨论进一步表明统一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⁴ 因为不同的基础范式只能照亮社会的不同领域，而不是全部，组合不同范式的不同学派在不同问题领域各有优缺点。第三，为迈向更**有机**的综合社会科学奠定基础。许多社会科学家均承认各学派均有种种不足之处，要求把争吵不休的学派综合起来，却没有为此制定路线图，他们的努力也就不怎么成功。这其中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不同学派对基础范式的偏好不相容，因而通常不能综合在一起。本文认为，只有建立在各种基础范式基础上的综合才是可行的。

本文其余部分展开如下：第一部分是一些重要的说明。第二部分列出九个基石性的范式，然后予以严格的定义。在这里，我将以**最纯粹的（或者说是极端的）形式**（见下文）来尽可能清晰和完整地阐述这些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核心假定；并且探讨这些看似不相容的范式如何能进行有机的综合。第三部分讨论二种整合

¹ 本文的“范式”专指基础范式，“学派”或“理论”指基础范式的组合后得出的结果。我将不讨论我所指的“范式”和库恩的“范式”和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之间的关系（Kuhn 1970; Lakatos 1970）。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标签其实一直都受到质疑，更是因为我的讨论可以无须他们的标签。

² 熊彼特曾用“有机”一词来评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Schumpeter 1970, 82），由于没有更好的表述，本文决定沿用该词。笔者认为，有机综合的最核心标志是将不同范式所阐明的不同力量或方面之间的互动作为一个理解社会现实的关键变量。因此，有机的综合远不止“分析方法的多元化”那么简单，后者只不过是把不同范式，或者甚至仅仅把学派塞进一个分析框架里，而不是当然强调这些力量和方面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关键变量。

³ 作者在研究生期间，最开始被教授的是不同的学派以及一些方法，而不是这些基础范式。我想，大多数其他学生和作者本人的经历（或者说是遭遇）是基本一样的。

⁴ 重要的是，人们只能相对评价不同学派的优缺点。毕竟，即使最受诋毁的学派也抓住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尽管相当有限（见下文）。

性的范式。在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基础上，第四部分剖析社会科学几个重要的学派，从而试图证明对这些基础范式的不同却又不完全的组合是不同学派的基础，以此阐明本研究的贡献。这一部分还强调，这些学派没能抓住社会现实的重要方面，主要因为它们是基础范式的不完全组合。结论部分在其强调本文一个明显的含义：要解释特定的社会现象，对基础范式进行合理的综合是必不可少的。

一、必要说明

在深入讨论前，有必要作出以下说明：

第一，本文将在最低限度的“科学实在主义 (scientific realism)” (Harre 1986; Boyd 1989; Sankey 2001) 意义上讨论社会科学。⁵也就是说，我讨论的社会科学对社会科学秉持以下三个核心信念。(1) 真实、**客观**的物质或观念世界独立存在于个体的观察和思考之外。“科学实在主义”承认，人们的精神活动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形式，人们的行为和无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结果和无结果）塑造社会现实。然而，“科学实在主义”也认为，社会现实独立存在于观察者的思考、观察和行为之外：比如，我的精神活动是真实的，无论你相信与否。(2) 科学（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目标是理解和在可能的时候解释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⁶ (3) 最后，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准确地认识世界，但假以时日，我们能够逐步积累一些**真实**的知识。

第二，在下面的讨论中，我用“社会力量 (social force)”和“社会实体 (social entity)”作为方便的标签。和科学现实主义的精神一致，“社会力量”和“社会实体”是在社会中起作用的真实的东西、机制或者是过程。“社会力量”和“社会实体”可以被观察、理解和诠释。因此，我这里关于“社会力量”和社会学中通常用的“社会力量”的定义是不同的：在社会学中，“社会力量”通常仅仅是指社会和社会组织能够对行为体产生影响。

第三，尽管我将明确地提出某一个社会力量相对另一个社会力量拥有本体论的优先性，但本文却只能稍微谈谈本体论的优先性/重要性和认识论的优先性/重要性这一颇为棘手但却是核心的问题，详细的讨论只能另辟专文。简单地说，如果力量 B 最终不能够脱离力量 A 而起作用，那么力量 A 相对于力量 B 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因此，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是关于在广义上，那个力量更加根本的这样一个问题。与此相反，本体论的比重则是在不同情形下不同：如果力量 A 相比力量 B 对构成某一社会事实的贡献多，那么力量 A 就相对力量 B 拥有更多的本体论的比重。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是由本体论的比重所决定的：如果力量 A 就相对力量 B 拥有更多的本体论的比重，那么力量 A 就应该被赋予相对力量 B 更多的认识论上的优先性和比重。显然，将这两个维度（本体论和认识论）结合起来会造就一个相当复杂的图画。比如，仅仅因为力量 A 相对于力量 B 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力量 B 就一定比力量 A 在造就某一个特定的社会事实的贡献小。这样一来，即便我们知道力量 A 相对于力量 B 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我们也不能直接认为力量 A 就相对力量 B 一定拥有更多的认识论上

⁵ 在《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第902-903页），译者们将“scientific realism”译成“科学实在论”。作者认为，还是翻译成“科学实在主义”更为贴切。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实在主义”是一种立场，而不是一个大理论。也请见该辞典中第857-8页关于现实 (reality)、(realism) 实在论/实在主义的讨论。作者感谢李江春在这一名词的翻译上的有益讨论。我还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发展的分析框架也有助于评价规范性社会科学（如道德理论）和“反科学实在论社会科学”的优缺点。

⁶ 理解的含义比解释广。“科学实在主义”近期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讨论，参见 Manicas (2005)。

的比重。但是，本体论上的比重也不是唯一关键的问题：那些忽略了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的范式的理论一定从根本上是有严重缺陷的，无论它综合了多少那些缺乏本体论优先性的范式。

第四，本文不讨论过于方法论的问题（如测量、预测、解释、诠释、解构、归纳、演绎和还原等），而主要关注本体论问题和以本体论差异为基础的认识论问题（比如，在试图理解特定社会事实该运用哪些基础范式）。这是因为笔者确信，如果我们不首先明确无误地理解本体论和方法论问题，再多的方法论也不能使我们走得很远：本体论先于认识论，认识论先于方法论（Bhaskar 2007; Bunge 1996, 242-3; Wight 2006）。那种认为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分歧是认识论上或者甚至是方法论上的分歧的观点是错误的（如 Katzenstein, Keohane, and Krasner 1998; Wendt 1999, 38-9）。

第五，我并不声称我是第一个意识到以下这些基础范式的人，可能除社会进化范式和“反社会化范式”外。许多社会科学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或多或少的意识到了这些基础范式（特别是 Bunge 1996; 也请见 Hallpike 1986, 24-8; Elster 1989a; Collins 1994; Wendt 1999, 22-40）。不过，现有的讨论忽略了一些基础范式（比如“生物决定主义”和“反社会化范式”），对一些基础范式的讨论则存在着错误（比如“和谐范式”和“冲突范式”）。与此同时，一些范式（比如“社会化范式”和“社会系统范式”）被强调得不够而一些范式被过于强调了（比如理性思考，它只是社会化范式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最为重要的是，此前没有一位学者意识到所有以下的这些基础范式，更谈不上对他们都给出一个相对精确的定义了。

第六，为了给出这些基础范式的明晰和精确的定义，我故意用**最纯粹的形式**来给出这些基础范式的核心假定。显然，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上**（见第二部分以下），大多数单一基础范式的核心假定是极端的因而也是站不住脚的。而这正是我这样做的真实目的：通过揭示为何这些基础范式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上是那么得不合理，本文将有力地证明，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必须把不同的范式有机地综合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揭示这些不同范式只在极端的情况下才不相容，本文也将有力地证明，不同范式确实相容，因而它们之间的有机综合确实可行，而不仅仅只是值得期待。

第七，我清楚地意识到，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除了一少部分极端例子，如 Parsons/帕森斯）并不持有我在这里所指出的极端立场。事实上，这些不同基础范式的极端立场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即便是他们的最忠实追随者也不能够坚持这些极端立场。⁷ 因此，我以下列举出的追随不同基础范式的大部分例子应该被看成是“基本符合”而不是“绝对符合”。

第八，本文只是一个对社会科学的主要学派进行更广泛和深入评论的蓝图和基础，——但仅仅如此。对任何一个学派的评论要做到彻底，我们必须阐述清楚 1) 这个学派运用和遗漏（或低估）那些基础范式，2) 然后阐明基础范式的特定组合所具有的相对优缺点。在本文有限的篇幅里，我只能讨论一些根本问题。本文只能简单讨论各范式，并提及一些极其有限的学派。要更详细考查社会科学主要分支学科中诸多学派的各种优缺点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作者只能在计划中的专著中完成。

第九，虽然本文明确呼吁社会科学中需要更合理的综合，但我并不提倡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科学。实际上，本文的讨论将充分表明，社会科学注定是“碎裂的”科学，因为观察不同社会事实的不同社会科学家将不得不采取不同的，同时

⁷ Bunge (1996, part C) caught numerous (and fine) examples of these inconsistencies.

也是他们各自认为合理的，方法来组合各种基础范式。

第十，虽然很多基础范式和学派已经被贴上其它标签，而且其中一些还是由于误解所致，⁸但因篇幅所限，我只能另文探讨这些标签的妥当与否，本文仅使用本人认为最适当的标签。

二、九种基石性范式

十一种基础范式可以分为二大型：**基石性范式**(bedrock paradigms)和**整合性范式**(integrative paradigms)。九种基石性范式是：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和反社会化，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这一部分将以最纯粹的形式阐述九种基石性范式所持有的不同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从而明确表明他们不同的认识论偏好明确或不明确地事实上是基于他们在本体论层次上的不同假定。

(一) 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第一组基石性范式是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观念主义(ideationalism)。该二分法的内容涉及：在本体论上，是物质力量还是观念力量拥有优先性？二种范式在本体论层次的不同假定相应地决定了它们不同的认识论偏好。⁹

1、物质主义

在本体论上，物质主义持有二个核心观点。第一，即使我们不得不发明认知标签和认知理解去描述客观物质性的事物和事实，这些事物和事实是独立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之外的。第二，甚至需要观念输入的“社会事实”也不能没有物质力量的输入而存在。换言之，观念力量总是在物质力量的基础上起作用，并受物质力量限制：我们无法逃离物质世界。在上述观点基础上，物质主义进一步指出，物质力量在本体论上具有超越观念力量的优先性，尽管它也承认，观念力量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而且是需要正视的重要力量。

物质主义在本体论优先性上的立场很容易证明。第一，物质力量可以独立存在于观念力量之外，观念力量却不能。毕竟，在（智）人出现前，这个星球不存在观念力量：一切皆为物质。第二，甚至人类在产生观念后，也不能完全逃离物质世界。毕竟，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他们的大脑由物质材料构成。

在认识论上，物质主义明示或蕴涵二个原则。第一，用物质力量解释社会现象总比用观念力量好。第二，只要有可能，人们应该把观念解释还原为物质解释。

物质主义最突出的例子包括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现实主义宣称，物质权力而非观念力量决定国际政治的结果，国家普遍追求物质权力 (Niebuhr 1960[1932]; Morgenthau 1985)。历史唯物主义则主张，物质性的生产力是上层建筑的基础，而上层建筑主要是观念的。

⁸ 例如，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1984, 23-4) 和杰克·奈特 (Jack Knight 1992) 都将功能主义等同于进化方法。而事实上，对人类社会的真正意义上的进化理论明确拒绝功能主义 (Hallpike 1986, 第2章; Haines 1998)。

⁹ 笔者认为，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ideationalism) 二分法优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idealism) 二分法，因为 idealism 也被用于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二分法之中，指“乌托邦主义”（即人，从而人类社会总体上能由善念加以改变）。

2、观念主义

在**本体论上**，最极端的观念主义提出二个观点。第一，在本体论上，观念力量（相对物质力量而言）持有优先性。稍弱的观念主义可以表述为：观念力量至少具有与物质力量相同的本体论优先性，因为观念力量不能还原为物质力量。第二，观念力量直接影响人类行为——通常不依靠物质力量，所以，观念力量最终决定人类社会的结果。总之，我们世界更重要的力量是观念的，而不是物质的（Wendt 1999, 24）。

在**认识论上**，观念主义有二个原则。第一，因为观念力量直接影响人类行为并从而产生社会结果，所以用观念力量解释社会事实总比用物质力量去解释社会事实好。第二，观念力量（以及由此形成的解释）无法还原为物质力量及其解释，所以我们就应该试图追问观念从何而来，而只需要说“我们的大脑产生观念”。

在其最极端的形式，观念主义在本体优先性上的立场显然不堪一击，所以，观念主义者大都用二种招数为他们的主张进行辩解。第一种招数是提出如下虚假三段论：“因为我不得不发明诸如地球、星星、太阳这样的标签来标示那些（假设为真的）物质性的事物，而这些标签由我发明（而且它们不存在于我的心灵之外），所以，外部世界没有真实之物。真实之物仅存在于我的心灵之中。”德里达（Derrida）就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无物。”（Derrida, 引自 Burr 2003, 82; 另见 Rorty 1998, 87, 90）¹⁰第二种招数最受社会建构主义者青睐。它认为，物质力量在本体论上不具有超越观念力量的优先性，因为观念以某种方式“**建构**”物质力量，或者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相互建构（如 Wendt 1999, 第3章）。¹¹

观念主义者通常使用认识论的招数来掩盖其路线，他们最喜欢信誓旦旦地宣称，某一特定观念（或者是一组观念）大体决定某一特定的社会结果，却不告诉我们观念最初源自何处。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观念的解释中，物质力量一般都渐渐消失。于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58）说新教伦理是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1999, 第6、7章）则断言，在国际政治中，一种无政府状态向另一种无政府状态转变，需要国家间观念或文化发生变化，但却不告诉我们为什么国家要改变观念。有关制度、文化、规范和意识形态影响行动者行为的诸多文献也可归入此类（如 Almond and Verba 1963; North 1990; Johnston 1996）。

3、走向综合

人类社会由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组成。因此，任何社会科学都必须建立在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基础之上。纯物质主义理论显然站不住脚，因为人类创造观念；纯观念主义理论也同样站不住脚，因为一个人即使认为观念起作用，也仍然需要解释观念如何存在，如何起作用。而除非我们准备接受无限回归，否则我们就别无选择而只能考虑用物质世界来解释观念如何存在，为什么存在，如何起作用，为什么起作用。¹²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有机地综合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¹⁰ 显然，这一立场源自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

¹¹ 对温特的深刻批评，参见 Palan (2000)。有关社会建构主义的其它招数及其遭受的批评，参见 Norris (1997); Hacking (1999); Boghossian (2006)和 Wight (2006)。

¹² 换言之，纯观念的解释不可能是真正内生的。当然，让观念停驻于客观的、物质的世界之上并不是要把观念还原到生物学、化学或物理学层次。上文第一部分已谈到这一问题。

笔者将另外撰文指出，只有社会进化方法才能够有机地综合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这是卡尔·波普尔和多纳德·坎贝尔“进化的认识论”(Popper 1979; Campbell 1974a)的精髓。其要点如下：(1) 物质力量具有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相对于观念力量来说)。(2) 观念的形成以物质为基础，受到物质的限制；观念是(物理环境和人类智能都起作用的)“人工选择”的结果。(3) 然而，观念又可以反过来可以通过人类行为改变观念环境和物理环境。(4) 尽管人类永远无法完全重塑物理世界，人类改变后的物理环境也将改变人类自身生物进化的环境。

(二)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第二组基石性范式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Bunge 1996, chap. 9; see also Lukes 1968; Coleman 1990; Collins 1992; and Udehn 2002)。¹³

1、个体主义

在本体论上，个体主义有三个基本假定。第一，个体组成集体。第二，集体的特征是集体中个体的特征之和：除个体的特征之和以外，集体没有额外的或独有的特征(米尔，转引自 Bunge 1966, 243; Coleman 1990, 5)。第三，即使集体具有某些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也几乎不影响个体行为，从而几乎不影响社会结果。

在认识论上，个体主义断言，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所需的一切只是理解个体以及个体行动如何一起成为集体：在个体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把个体简单相加起来而不能理解的。由于集体特征——如果有的话——几乎不影响个体行为，从而几乎不影响社会结果，因此，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大可不必理会集体特征。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上，个体主义要么忽略群体，要么根本认为群体并非实体，因而与理解社会无关。这样一来，个体主义都明确或不明确地采取还原主义方法论——把群体还原为个体——也就不奇怪了(Collins 1981; 1992)。

极端个体主义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它假定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和(有限)理性的。理性选择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是社会学、政治学中另一种突出的极端个体主义(见下文第四部分)。在社会学中，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1990)和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 1994)都坚持极端个体主义立场。在政治学中，詹姆斯·费伦和戴维·莱廷(James Fearon and David Laitin 1996, 717)使用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的“个体互动”理论来研究种族冲突。他们认为，两个种族之间的冲突与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并无二致，这也是极端个

¹³ 个体主义曾被称为“原子主义(atomism)”。有人称集体主义为“整体主义”或“机体主义”，也有人错误地把集体主义看作“结构主义”。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二分法与微观和宏观的二分法不同。科林斯(Collins 1993)和科尔曼(Coleman 1990, 第1章)似乎都将这两个二分法等同起来。微观和宏观二分法只是一个好用的标签，但在本体论层次上并没有真正抓住任何东西。微观、宏观属于分析层次，因而纯粹是认识论问题。相比之下，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反映了以本体论层次的差异为基础的认识论差异。而正如科林斯(Collins 1992, 80-81)自己所说，即使在微观层次，也有仅存在于集体中的结构。例如，人们可以研究一个或多个村庄，这是相当微观的。不过，如果人们寻求个体之上的东西，就落入集体主义之中，尽管做的是微观分析。从本质上看，布迪厄(Bourdieu 1990[1980])的工作就是这样。同样，福柯探讨权力的微观物理现象，但他用的是集体主义，因为他对权力的结构更感兴趣(Foucault 1990[1976]; 1980; 1986)。最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极端的个体主义理论，甚至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时也是如此。关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较早的讨论，见 Bunge 1996, chap. 9。也请见 Lukes 1968; Coleman 1990; Collins 1992; Udehn 2002。

体主义的立场。在政治理论中，个体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古典（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如 Hayek 1967; 1973; Berlin 2002, Rawls 1971）。

2、集体主义

在**本体论上**，集体主义有二个核心观点。第一，虽然个体组成集体，但集体具有额外的特征，而不是集体中个体的特征之和。¹⁴ 更具体地说，集体包含个体间的相互依存、群体/集体认同和社会结构，这些都是独立的个体所没有的（Turner et al, 1987, 第 2 章）。因而，集体不能还原为个体简单之和：**集体是真实的实体**。第二，虽然集体内的个体生成集体的特征，但是，集体特征一旦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塑造、有时还主导个体的心态和行为，从而影响社会结果。我套用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 1934, 635-6）的话，就是：集体特征虽是人的创造物，但一经创造，便有自己的生命。¹⁵

在**认识论上**，集体主义坚持二个原则。第一，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需要理解集体特征（如群体、认同、结构、文化和规范）以及这些特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和产生社会结果。第二，为了理解个体行为，我们需要理解集体特征如何影响甚至支配个体行为。还原主义把集体还原为集体中个体的简单之和，集体主义明确拒绝这种立场。

所有强调集体的学派，不管是把集体当作理解社会现实的行动者还是始点，都坚持集体主义。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上，集体主义认为，集体通常有自己的逻辑、灵魂或理性等。温特（Wendt 1999）和乌登（Udehn 2002）把集体主义称为“整体主义”，纽曼（Neumann 2004）则称之为“机体主义”。作为集体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整体主义把集体视为有机体，因而在本质上使群体由抽象变为具体。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帕森斯—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极端的集体主义（Spencer 1891[1860]; Durkheim 1984[1893]; Parsons 1951; Merton 1968），它明确指出，社会是有灵魂、道德观、逻辑和目的（**终极目的/telos**）的有机体。对于功能主义来说，社会是有机体，促使个体直面社会需求。个体这样做时，社会就能在几近完美的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有机整合，像一个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有机体那样运转。

因为（社会）结构是集体（如群体、阶级、共同体、社会等）的一个组成部分，只存在于集体之中（Turner et al., 1987, 第 2 章），所以，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中的结构主义也是集体主义的一种（Parsons 1937; 1951; Merton 1968; Skocpol 1979; Giddens 1979; 1984; Bourdieu 1990[1980]）。¹⁶毫不奇怪，所有有关集体理论的著作都极其重视行动者和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如 Giddens 1979; 1984; Wendt 1999）。¹⁷ 集体的某种特征能塑造个体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结果。强调这

¹⁴ 虽然阿彻（Archer 1982）的“突现特征”一词也抓住了由个体之间互动而突现的集体特征，但笔者还是避免使用这一术语，因为“突现特征”可以来自任何互动（如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之间的互动）。换言之，“突现特征”触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¹⁵ 高层次之物依靠低层次之物，却无法反过来影响低层次之物，这一普遍现象，坎贝尔（Campbell 1974b）称之为“向下因果关系”（downward causation）。

¹⁶ 结构有多种定义，这里采用（也为大多数人引用）一个制度性的定义：结构是凝聚社会的制度系统（主要是观念的）。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新现实主义（通常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是个例外，其结构几乎是纯物质的（Waltz 1979）。有关如何定义结构的讨论，参见 Porpora (1998[1989]), Lopez & Scott (2000) 和 Wight (2006, 第 4 章)。确实有些人（如帕森斯、默顿）交替使用“结构方法”和“系统方法”。但这样的做法是不妥的，因为社会结构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¹⁷ 显然，行动者必须具有在本体论上超越社会结构的优先性，因为行动者至少部分是物质的，而结构必然

些特征的理论，从“社会资本”（Putnam 2000; Fukuyama 1995）、制度/结构（North 1981; 1990）、（民间或战略）文化（Almond and Verba 1963; Johnston 1995）、文明（Huntington 1996）、伦理/道德观（Weber 1958）和阶级“意识”（Marx and Engels 1848, Lukacs 1971[1920]）到集体利益和认同（Wendt 1994; 1999; Legro 1996），均属集体主义理论。¹⁸

3、走向综合

至少在一段（非常）有限的时期里，一个个体可以不依靠群体而生存。相比之下，集体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二个以上个体而存在。而且，集体差不多都必需一些纽带——通常以制度结构的形式出现——来团结个体，而制度结构几乎都是纯观念的。比较而言，个体独处时是纯物质的。上述二点事实表明，相对于集体来说，个体具有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不过，作为个体，我们人是无能的捕食性动物，所以，我们个体的人难以长久存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过群体生活：从人类早期开始，群体就成为我们“自然环境”的一部分（Caporael & Baron 1997）。这样一来，正如社会心理学“最小群体范式”所有力揭示的那样（有关评论，参见 Tajfel 1982），群体分类、认同和生活就必然深刻而普遍地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Brewer 2004; Caporael 1997; Brewer & Caporael 2006）。这一**本体论**事实表明，要理解人类社会，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不可相互攻讦：在其纯粹的（极端的）形式上，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都显得不够充分，或站不住脚。

由于个体具有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如果排除个体主义的贡献，集体主义不可能行得通（Collins 1981; 1993, 84-5; Lukes 1982, 16-7）。纯集体主义理论本质上完全忽略集体行动、意识形态、政治进取精神、（政治）动员、群体内和群体间冲突、统治和合法性等（North 1981, 61-2; Oberschall 1978, 295-7）。最为根本的是，纯集体主义理论完全忽视个体的利己性，其所描绘的人性图景是错误的（见下文）。因此，功能主义必须暗示，个体不是利己的。相反，它们共同把社会看作健康机体：个体毫无生气，只是内化社会不得不提供的任何规则和规范（Collins 1992, 87-9; 1994, 198-203）。同样，以阶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也必须暗示，由于阶级成员之间存在阶级“意识”，他们要采取集体行动是没有问题的。

纯个体主义理论也站不住脚。有关个体行为的任何理论（如果不是在生物学层次）都假定存在某种社会化，而且这种社会化只能在集体内才能够发生。甚至新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所谓的纯个体主义“**经济人**”理论也不得不含蓄或明确地假定，存在着某种社会结构，促使人们进行经济计算（Granovetter 1985）。这样的话，虽然在一些非常有限的环境中，个体主义可以忽略集体主义，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个体主义无法让我们走得很远。

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同样需要把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有机综合结合起来。现在的挑战仍然是如何有机地综合两种范式。简言之，正确的综合方法应遵循以下五个原则。¹⁹（1）个体组成集体，从而具有在本体论上超越集体的优

是纯观念的。

¹⁸ 由于这些实体主要是（如果不纯粹是）观念的，其理论就几乎必然更具观念主义色彩，然而，请注意，研究个体间规范、制度和秩序出现的理论不必定是集体主义。事实上，这些理论通常以纯微观经济的个体主义方法为基础（Hayek 1967, 66-81; 1973, 19, 35-6, 43; Elster 1989b; Ostrom 1990）。

¹⁹ 邦基（Bunge 1996, chap. 10）的关于“系统主义（systemism）”的讨论接近我这里的讨论。但是，他错误

先性。由此，所有集体主义理论必须明确或不明确地包括个体层次的假定。(2) 集体具有额外的特征，而不是个体特征之和：集体不能还原为个体简单之和。(3) 个体发明、使用物质材料（如冲突、庙宇和纪念碑）和观念材料（如观念、仪规、认同、规范、制度和文化）来凝聚集体。(4) 然而，这些源自集体的特征一旦出现，以后就会反过来塑造个体的心态和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结果：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信息流动是一个封闭圈，而不是单行道。(5) 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需要理解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动（即个体行动如何形成集体以及集体如何塑造个体）；而这种互动（行动者——结构问题多有讨论，但仅是其中一部分）是人类社会进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见下文）。

（三）人性：生物进化、社会化和反社会化

没有人性假设的社会理论不可能存在：不管怎样，所有社会理论都假定存在某种人性。²⁰有关人性的讨论从社会理论中几乎彻底消失了。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要么掩耳盗铃，认为人性问题已经解决；或者是天真地认为不需要对人性有基本理解也能推进社会科学研究，因而，社会科学家们可以安心把人性留给生物学、社会生物学或心理学去研究。但事实上，人性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回避的棘手问题。社会科学若缺乏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就无法深入研究：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或多或少的对人性作出些假定。然而，由于人性异常复杂，作者只能另文深入探讨。这里，笔者只阐述人性的三种基础范式及其认识论含义。

1、生物进化决定论

在**本体论**上，生物进化决定论提出四个观点。第一，生物进化曾是造就人性的最关键（如果不是唯一的）力量。第二，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前，生物进化曾赋予人的心灵某些特有的特征：人的心灵从来不是一块“白板”（Pinker 2002）。第三，生物进化赋予的这种人性是普遍的、根本的，他们不能够被社会化所完全消除。第四，人性中由生物进化决定部分的二个最大驱动力曾经是生存和繁衍（Buss 1995）。

在**认识论**上，生物进化决定论试图仅仅依靠生物进化、特别是生存和繁衍的驱动来揭示、解释心理特征。生物进化决定论主要的解释机制是生物进化的核心机制，即变异——选择——遗传。²¹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早期应用——通过自然选择去理解人和人类社会——导致一些粗陋形式的生物决定论出现，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社会斯宾塞主义/达尔文主义（Social Spencerianism/Darwinism），它成为种族主义、地缘政治和纳粹主义的知识基础的一部分。近期应用则是社会生物学及其相对更成熟的成果——进化心理学。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排斥基因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比早期粗陋的生物决定论有进步。但是，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仍然是**生物进化决定**

地认为系统主义只能够用来综合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相比之下，我认为“社会系统范式”能够用来综合所有九个基石性范式（见下面的讨论）。

²⁰ 需要强调的是，人性不是人类行为**本身**。人类行为是至少三种决定性因素作用的结果：内部驱动力、外部环境和行动者的决心。人性关乎人类行为的驱动力和人类某种行为的**内在**潜力（如吮、吃等）。这里，笔者不强调后者。很显然，只有一部分人性（如抽象思维）是人类独有的（Buller 2005, 第7章）。

²¹ 显然，生物进化赋予的人性硬核有多大，不同作者对此有不同意见。于是，在人类行为的形成中，对于要给社会力量（如社会化和非社会化）留出多大空间，学者们也含蓄地表达了不同看法。

论的,因为它们仍坚持认为,自然选择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或主要推动力(如 Wilson 1975; 1978; Cosmides and Tooby 1992; Buss 1995)。²²

2、社会化范式

与生物进化决定论相反,人性的社会化范式和反社会化范式都认为,社会力量是塑造人性(因而也包括人类行为)中更居主导地位的力量。这二种范式仅在哪种社会力量更居主导地位方面有所区别。

在本体论上,社会化范式坚持两个相互关联的立场。第一,人类行为从根本上受到社会系统、尤其是社会系统的制度和文化的(没有或有权力的支持)的限制。第二,人类行为从根本上受到个体强烈要求顺服社会系统、尤其是社会系统的制度和文化的驱动。而个体的顺服和适应社会也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认识论上,社会化范式主张,对个体行为的最好解释来自社会对个体行为的限制和需求,以及个体顺服社会、从而在物质和心理方面使自己得到满足的(理性)强烈要求。相应地,个体顺服和适应社会就可以解释社会稳定。

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帕森斯—默顿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化范式的一种极端形式。对于功能主义来说,(大多数)个体愿意把社会化内化,以适应社会需求;通过这种途径,大多数个体在社会上都将找到合适的位置从而发挥适当的作用。对于功能主义来说,个体必然是“过度社会化的”(Wrong 1961)。

3、反社会化范式

在社会化范式看来,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幸福家庭,但对于反社会化范式来说,社会却是一个压迫者:正是社会阻止人类获得(天赋的)解放/自由。

在本体论上,反社会化范式有三个核心观点。第一,社会化限制人的自由,如卢梭的名言所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Rousseau 1973[1762], 181)第二,人类行为从根本上受到反抗主流社会系统(即社会规范、权力、知识等)的强烈要求驱使。第三,这种反抗的愿望是引起社会变化的终极驱动力(当然,要通过实际的反抗行为),而也许更重要的是,反抗的愿望最终将给人类带来解放。

在认识论上,反社会化范式有三个原则。第一,对行为体的行为的最好解释是来自社会的压迫和个体反抗社会的愿望。第二,如果行为体还没有反抗,那么,我们必须求诸控制、“虚假意识”和权力/知识(Gramsci 1992-1996[1926-1937]; Foucault 1980)。第三,行为体是否反叛和反叛是否成功决定了社会的稳定和变迁。

对于反社会化范式来说,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理解社会如何驱使行为体反抗社会,行为体如何努力打碎社会强加的锁链,从而埋葬他们的社会。因此,反社会化范式天生有一种“批评的”或“负面的”精神:理性(或者思考)就是(为了)反叛或革命。。因此,按照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960[1941])、让—

²² 接受布勒(Buller 2005)的办法,笔者用大写的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 EP)来标示进化心理学范式,而用小写的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来标示一个研究领域。进化心理学比社会生物学更巧妙一些,因为它强调生物学通过进化的心理机制来影响人类行为,而社会生物学直接从生物学跳转到行为(Cosmides and Tooby 1995; Buss 1995)。当然,在这些进化心理学家出现差错时,他们也含蓄或明确地承认,自然选择不是形成人类心理的唯一机制;而我们的一些心理机制是由社会进化而来(即,是为了完成社会目的)。这样一来,他们就等于承认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都在起作用(如 Buss 1995, 2, 8-9)。

保罗·萨特 (Jean-Paul Satre, 引自 Kirtzman 1988, xiii) 和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77 [1972], 208)²³ 的观点, 反社会化范式总是暗含着变革甚至是革命的精神。反社会化范式的典型代表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葛兰西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如马尔库塞、哈贝马斯) 和后现代主义 (如尼采、福柯、德勒兹)。²⁴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 反社会化范式认为,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进行批判性思考, 但我们所有人都具有反对主流社会秩序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因为这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权力精英”受益于主流社会秩序, 他们没有任何批判的冲动 (Mills 1956)。其他人在社会压迫系统中只是过分操持生计, 不能进行批判性思考, 因为他们被“虚假意识”和权力/知识 (Gramsci 1992-1996[1926-1937]; Foucault 1980) 胁迫 (Weber 1978)、吓阻 (Bachrach and Baratz 1962) 和渗透。

4、走向综合

毫无疑问, 生物进化是人性最根本的部分: 社会化和反社会化必须有物质基础, 而且这一基础只能由人类祖先 (即前智人, *pre-Homo habilis*) 的生物进化来提供。这部分人性取决于生物进化, 从而基本上是无法被抹去和普遍的。这一部分的人性显然相对社会化和反社会化部分的人性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在直立人 (*Homo erectus*) 之后, 我们的祖先开始生活在越来越庞大的群体中, 社会力量的重要性日渐凸显。人类群体生活之初, 制度结构稀薄, 社会化的力量相对弱小, 反社会化甚至更弱。然而, 随着社会制度结构越来越密集和紧凑, 社会化压力就越来越广泛和强大。²⁵ 而社会不断增加的制度化或“理性化” (这里使用批判理论的术语) 必然导致更多反社会化——社会化和反社会化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因此, 相对反社会化, 社会化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但不太多。

生物进化决定论的问题非常明显: 它不考虑——至少不充分考虑——社会力量。今天的人和人类社会是社会进化的产物, 而不仅是生物进化的产物, 自然选择不可能单独解释一切 (甚至也许不是主要的) 人类行为的驱动力。²⁶ 的确, 正如笔者另外撰文更详细讨论的那样, 来自人类智能 (却仍受到物质力量制约) 的人工选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更强有力的选择性力量, 因为人们形成的观念越来越多。

社会化范式的问题在于它过分强调社会化过程, 从而导致二个严重错误。第一, 它通常暗示人类心灵是一块“白板”, 从而否认一部分人性不能被完全社会化。²⁷ 第二, 它拒绝承认, 不断增加的社会化必然促使 (一些) 行为体走向反社会化。

反社会化范式的问题则在于它过分强调反社会化过程, 好像社会没有向个体提供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反社会化范式还贬低如下事实: 社会需要某种社会化,

²³ 马尔库塞著作的标题是“理性和革命”, 萨特这样写道: “知识分子生存的目的是关注革命的原则”, 福柯则说: “[理论 (或作为发展理论的实践)] 就是与权力作斗争, 旨在揭示和削弱最隐蔽和最阴险的权力。”在这里, 我要强调, 我并不一定赞同这些人士的观点。我只是拿他们作为反社会化范式的例子。

²⁴ 显然, 反社会化范式一定是坚持冲突范式的 (见下文), 而生物进化决定论和社会化范式可以与冲突范式或者是和谐范式相容, 但是, 反社会化范式与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范式之间的差异不同于和谐范式与冲突范式之间的差异 (见下文)。

²⁵ 这几乎是由于如下事实所致: 制度通常由权力缔造和支撑 (笔者未发表的著述)。

²⁶ 大多数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批评者都没有发现这二个学派的这一根本问题。相反, 他们更多地是谈论后者经验方面的缺陷和方法论问题 (如 Kitcher 1985; Buller 2006; Richardson 2007)。

²⁷ 因此, 暗示同样一立场的另一个办法是认定“离开了文化, 就没有所谓的人性。” (Geertz 1973, 69) 对这种观点的全面的批评, 参见 Pinker 2002。

而一些个体也必定被社会化，因为当所有社会成员都完全抵制社会化时，没有社会可以（长期）存在。

当社会科学家试图理解人性时，他们面临挑战依旧是如何将人类行为的三种更广泛驱动力——前述三种基本范式已作阐述——综合在一起。笔者将另外撰文更详细论证，只有社会进化范式能担当此任。在这里，我只强调有关人性的社会进化理论的五个原则。第一，也是最明显的，我们首先要承认人性有三种广义的驱动力，对此，前述三种范式已作阐述，这三种范式的任何单独一个都无法把人性解释清楚。第二，人性的三个大方面是相互作用的，而不是相互独立的。第三，在人类行为的不同领域，这三种人性的广义驱动力的比重各不相同。因此，一种特定的人类行为驱动力有多重要，我们无法事先确定。第四，显然，如果由生物进化决定的那部分人性本质上具有普遍性，那么，要解释大多数跨越不同社会的多元化人类行为，我们就不得不主要依靠社会化与反社会化之间的互动，尽管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互动受到由生物进化决定的那部分人性的支持和限制。第五，因为人类在不断创造新的观念，社会化和反社会化的多样性几乎都是无穷尽的。这样一来，人类行为的多样性也是无穷尽的，我们也就不能发展一个关于人性的完备理论，尽管我们可以了解人性的众多侧面。

（四）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

最后一组基石性范式是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²⁸在一定程度上，这二种范式可源自前述七种基本范式。例如，在加上物质的和象征以及观念的商品的有限供给，以及人类个体、群体的自我中心本性（即自私）时，²⁹我们很可能被引向冲突范式。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承认，由于单个人是无能的捕食性动物，我们注定要相互合作（通常在固定的群体中）以求存活下去，那么我们必定认为，人类之初绝对需要某种合作。因为这二种范式都捕捉了某些本体论层次现实，从而抓住人类社会的某些根本性东西，所以，笔者仍将其列为基石性范式，尽管它们稍逊于其它七种基石性范式。

1、冲突范式

在本体论上，冲突范式有三个核心假定。第一，通常，行动者（即个体或个体组成的集体）都是由不同利益的，因而，他们之间就常常出现利益冲突——大部分是真实的，但有时是想象的。第二，行动者往往诉诸实际冲突——即斗争、武力威胁和实际使用武力——以促进他们的利益。紧接前二个假定，第三，大多数社会结果都是由行动者的冲突行为所导致。

在认识论上，冲突范式认为，从这样一个假定，即行动者之间有利益冲突而且最后往往导致真实的冲突，来理解社会结果是最有成效的。因此，要理解社会结果，我们必须做三件事情。第一，揭示行动者真实的或想象的利益冲突。第二，从为了促进行动者利益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冲突行为。第三，把社会结果理解为行动者的冲突行为相互作用的产物。

²⁸ 冲突论已被广泛接受，尤其在社会学中。比起现有的其它二分法，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二分法更好地阐明了二者的本质区别。更详细的讨论，参见 Tang 2009c。

²⁹ 在这里，我明确强调从社会进化的眼光看，作为人性一部分的自私在道义上是中性的，因为自私对于（个人）的生存是必须的。显然，自私可以导致好的结果（比如，提动经济增长），也可以导致坏的结果（比如，金融危机）。再次强调，我只能在别处详细讨论人性。

冲突范式最典型的代表是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社会学、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福柯的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冲突范式较为极端的派别，它认为阶级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阶级冲突是人类历史的终极驱动力（Marx and Engels 1848）。同样，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78）强调多种支配性力量（如权威、合法性、法律、秩序等）塑造社会。与此相似，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注定是冲突性的：国家（或者由行动者组成的其他集体，如团伙、部落和酋邦）最后往往走向战争，战争创造人类历史（Niebuhr 1960[1932]; Carr 1939; Morgenthau 1948; Diamond 1997; Tilly 1990）。最后，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主张，权力无处不在且渗透到我们的身体和心灵（Foucault 1980; 1990[1976]）。因此，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抵御权力的侵蚀。

2、和谐范式

在本体论上，和谐范式隐含或明示三个核心假定。第一，行动者之间的利益普遍是和谐的，或者至少在行动者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要比利益冲突来得更多。³⁰第二，即使在存在利益冲突时，行动者也将普遍避免冲突，而选择协调与合作以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紧接前两个假定，第三，大多数社会结果是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行为，以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提高集体福利所导致的结果。

在认识论上，和谐范式认为，从这样一个假定，即行动者之间的利益普遍是和谐的，而且最后往往导致合作与协调（如果不是完全和谐的话），来理解社会结果是最有成效的。因此，要理解社会结果，我们必须做三件事情。第一，揭示行动者的共同利益，包括他们追求利益和谐的强烈愿望。第二，甚至在行动者有利益冲突时，我们也要去试图发现行动者的合作与协调行为，因为他们渴望促进共同利益，使利益冲突最小化。第三，把社会结果理解为行动者合作与协调行为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

社会学中的孔德—斯宾塞—涂尔干—帕森斯—默顿功能主义学派采纳了和谐范式的第一个本体论假定。功能主义假定，个体之间的利益普遍和谐，因此，社会是一个“幸福大家庭”（Darhendorf 1968, 176-7）。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启发的新制度经济学（如 Coase 1937; Williamson 1975; 1985）——采纳和谐范式的第二个本体论假定。该理论主张，甚至在行动者有利益冲突时，他们一般也会讨价还价，以解决利益冲突，为共同获益而寻求帕累托最优。从根本上说，这一学派承认有利益冲突，但不承认有实际冲突。

3、走向综合

作为个体，我们不得不依靠物质材料生活，有基本需求（更不用说其它非基本需求）。于是，个体最关心自己的生存，因而都是自我中心的或利己主义的。在过去的 11000 多年间，随着人口增长（Diamond 1997; Kramer 1993），物质资源必然变得稀缺。的确，即使物质商品供应不受限制，我们也渴望得到象征地位的商品和地位商品（如声望、地位），而这些商品注定是有限的（Hirsch 1977）。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肯定会有利益冲突，而不是利益和谐。虽然利益冲突并不自动引发实际冲突——因为合作确实是解决利益冲突的另一种途径——

³⁰ 然而，和谐论的理论家们往往承认，行动者之间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利益冲突，如果它们不是微不足道的话，因为人性中的自私与生俱来，假定行动者之间存在普遍的利益和谐是站不住脚的。

但人类历史曾极度充满血腥，更不用说低度暴力行为（Diamond 1997）。因此，冲突范式相对和谐范式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

不过，人们之间确实存在这一定（甚至很多）共同利益，而且人们经常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冲突，促进共同利益。这在同一群体内尤其普遍，但在二个群体之间有时也是对的。这样，和谐范式也捕捉了某些社会现实，尽管可能比冲突范式少。社会科学家们再次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有机地综合二种范式来解释社会结果。

这二种范式的有机综合可能如下。在本体论上，我们必须承认以下三个原则。第一，行动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与利益和谐，而且二者往往共存，**尽管利益冲突常常超过利益和谐**。第二，行动者既冲突也合作。第三，因此，社会结果是冲突与合作的共同产物。换言之，冲突与合作相互交织，而合作也有可能是在冲突的阴影下实现的。

在认识论上，我们要遵循二个原则。第一，仅仅因为行动者有利益冲突并不意味着他们注定要发生实际冲突。同样，仅仅因为行动者有共同利益也不意味着他们要进行合作或协调。接下来，第二，我们不能假定实际冲突一定由利益冲突所致，或者合作与协调一定由利益和谐所致。相反，每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果都需要认真探求其特殊原因。

三、二种整合范式

二种整合范式是社会系统范式（social system paradigm, SSP）和社会进化范式（Social Evolution Paradigm, SEP）。在其最完整的状态，社会系统范式能够整合九种基石性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系统内部变动的方法。而社会进化范式在社会系统范式再加上一个时间维度，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系统大转换的方法。

1、社会系统范式

即使使用上述的九种基石性范式或它们的综合形式，我们仍然缺少一个充分理解人类社会内部动态（dynamics）的理论框架。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把九种基石性范式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范式（在其最完整的形式上）。这就是社会系统范式。³¹

在本体论上，社会系统范式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行动者（包括它们各自拥有的观念）、社会结构（即社会的制度系统和文化系统）和物理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组成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包含九种基本范式所讨论的全部力量。³²

在认识论上，社会系统范式主张，我们称之为人类社会的系统只能用系统方法去理解。³³更确切地说，社会系统范式认为，九种基石性范式中的每一种都

³¹ 任何时候，只要二个单元存在并相互作用，就存在系统（Jervis 1997, 6），由此之故，“系统（论）”这一标签是社会科学中被引用最多、因而最被滥用的标签。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学派都是九种基本范式的不完全综合形式，但几乎所有这些理论都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是某种程度的系统论，因为它们研究二种或更多力量之间的互动。“系统范式”也可用于非社会系统（如太阳系、史前生态系统）。因此，笔者使用社会系统范式一词以示与其它所有的“系统”理论或学派相区别。

³² 显然，社会系统范式包含已经讨论很多的行动者——结构问题，因为行动者——结构问题只构成社会系统变动（很小）的一部分。显然，社会系统也超出由个体组成的集体（如群体、组织）的范围。

³³ 最系统地从事认知论和方法论上讨论社会系统范式的人是杰维斯（Jervis 1997）。

抓住了某些本体层次现实，但不是全部。为了理解人类社会的动态，我们需要有机地综合九种基石性范式。

在方法论上，社会系统范式首先接受将前述四组基石性范式综合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社会系统范式试图将九种基石性范式综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九种基石性范式所捕捉到的九种力量/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特定社会事实的不可或缺的独力变量。当然，社会系统范式坦率地承认，九种力量/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比复杂，只有进行认真细致的实际研究才能充分理解特定的社会现象。由此，社会系统范式告诫我们，不要使用简单化的方法理解社会，如寻求简单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线性思维，试图给出特定力量的比重，把个体因素引起的效果累加起来理解整体等。相反，我们要用互动、反馈和路径依赖等来理解社会动态。在探讨社会结果是，我们需要寻找间接/直接、延时/及时、无意/有意和可观察/不可观察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只关注直接/立即/有意的/可观察的结果（Jervis 1997）。

2、社会进化范式

社会系统范式使我们得以理解社会系统内部的动态，但却不能让我们理解系统的大转换（transformation）。要理解社会系统的转换，我们需要社会进化范式。

34

在本体论上，社会进化范式声称，人类栖息的社会系统必定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化的系统。因而，人类历史本质上就是穿越时间的社会进化（作为一种现象）的产物。社会进化范式进一步主张，社会变化的驱动力来自九种基本范式阐述的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存在于社会系统内部且有时间跨度**。

在认识论上，社会进化范式坚持三个原则。首先，社会进化范式认为，可以用进化方法对人类社会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而进化方法的核心是突变——选择——遗传机制。事实上，社会进化范式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只能用进化方法才能获得充分理解：社会进化范式是用进化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体现。第二，用进化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既不能只是停留在形象比喻上，也不能是照搬生物进化方法的。第三，对社会变化的核心解释机制应该是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心机制。

社会进化范式给社会系统范式增加了时间维度，从而包含了社会系统范式，相应地就包含了所有基石性范式。这样，社会进化范式就具有社会系统范式的所有特征，但还可以解释社会系统在穿越时间时出现的转换。因此，社会进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最终范式。

四、解剖社会科学的学派和理论

过去数十年间，社会科学的重大学派之争——通常聚焦于何者更有效，从而集中在何者更具有认识论的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社会科学的不同学

³⁴ 很多人士都呼吁过要用进化的眼光去看待社会，却没人清楚阐明社会系统是什么或者是理解人类社会的真正进化论（如 Blute 1997; Liberson and Lynn 2002; Hodgson 2002）。笔者只能另文详细探讨作为一种现象和一种范式的社会进化，这里只需强调，其他人把进化思想运用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努力大多失败，结果导致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地缘政治学、人种改良学和社会生物学出现。而事实上，正确理解的话，社会进化范式明确拒绝所有这些误用，并为此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科。不过，这些争论并没有解决这些不同学派的相互抵触的优越性之争。

基于前面的讨论，这一部分将解析社会科学中一些为大家所熟悉的学派，并揭示这些学派确实是基础范式不同组合的产物。笔者将尽可能地用一目了然的表格来比较这些学派对上述基础范式的不同的组合情况，但不得不忽略详细的讨论和文献引用。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虽然一些学派确实比其它学派更好，但是，还没有一个学派做到了组合所有的基础范式，更不用说把它们有机地和进化地综合起来。而这一事实是它们只能非常有限的理解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因。因此，我的讨论能够给这些不同学派之争带来更加清晰的解读。这样一来，我前面的讨论的用处也就得到了印证。

一个学派对社会的理解能力主要由以下四个维度决定：

1、这个学派整合了多少种基石性范式？

2、该理论包括了那些具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吗？

3、该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有机整合了基石性范式？换言之，该理论包括社会系统范式的一些要素吗？

4、对于寻求解释社会变化的学派而言，该学派包括了社会进化范式的一些要素吗？

前三个维度基本上决定一个学派抓住或遗漏多少社会现实。显然，在其他都一样的情况下，忽略基石性范式越多的学派，遗漏的社会现实越多。如果二个学派运用了同样的基石性范式，那么整合有机程度越高的学派捕捉到的社会现实越多。但是，只要一个学派忽略了那些拥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这一学派就注定是有严重缺陷的，无论它包含了多少别的基石性方式。第四个维度决定一个学派对社会内部变动的阐述有多好：假设其它条件相同，社会进化色彩浓厚的学派对社会变化的阐述要好于社会进化色彩稀薄的学派。

（一）社会学：功能主义和冲突学派

尽管（结构）功能主义和（马克思及韦伯）冲突学派之间的争论早已硝烟散去，但是这一争论却并没有真正的结果，因此这一争论基本上只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和谐与冲突，稳定和变迁(e.g., Dahrendorf 1968; Lockwood 1956; Van den Berghe 1963; Wrong 1961)。在前面的讨论的基础上，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试图更加完整地，从而更加确定地呈现为何功能主义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学派而韦伯冲突学派是这三个学派之间更为有效的学派。

功能主义明确或不明确地主张，社会的完整是通过规范体系（即观念结构）来维系的。功能主义无法理解这样一种结构本身以权力——有时还是残暴野蛮的权力，而且至少一部分是物质权力（即军队、警察、官僚等）——为依托。功能主义因而大大低估了物质力量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观念主义理论。功能主义还是一种纯集体主义理论：它视社会为有机体。个体只是边缘性的角色。其次，功能主义只强调人性的社会化部分，而将反社会化贬低到只有用“反常(anomie)”尴尬的标签来掩盖的地步。再次，功能主义事实上没有给生物进化决定的那一部分人性留出位置。最后，功能主义尤其重视和谐，而把社会系统内部的冲突边缘化：对功能初以来说，社会对所有的个人和阶级都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表 2 对此进行了概括）。因为功能主义遗弃了如此多的基石性范式，它注定捕捉不到许多社会现实。更有甚者，因为功能主义遗弃了如此多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功能主义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有根本缺陷的学派。

相比之下，韦伯的冲突论整合了前述大多数基础范式，但社会进化范式除外（这部分是因为韦伯拒绝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思想，Roth 1978）。因此，在三种理论中，韦伯主义冲突论捕捉到的社会现实最多。

甚至马克思主义冲突论也比功能主义表现更佳，这部分是因为它强调冲突而不是和谐。然而，马克思主义冲突论捕捉到的社会现实少于韦伯主义冲突论。这主要是因为前者主要是集体主义而后者既是个体主义又是集体主义。关于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更接近功能主义：前者假定存在着阶级成员间的集体意识，而后者假定存在着全社会意识。

另外，尽管二者均暗自承认一些人类行为受生物进化驱动，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反社会化，而韦伯主义包含了社会化和反社会化。

就社会系统范式而言，韦伯主义冲突论是三种理论中最好的，因为它整合了大部分基石性范式，马克思主义紧随其后。就社会进化范式而言，功能主义是极端静止的理论：在功能主义视域中，系统不可能转换。韦伯主义冲突论的进化色彩远胜于功能主义，尽管韦伯本人想使自己远离斯宾塞的伪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冲突论比功能主义更有进化的味道，但却不如韦伯主义冲突论。

（二）理性选择方法：力量有限、野心无边

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或许再没有比理性选择方法（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RCA）更能唤起人们激烈的讨论了。³⁵ 一方面，它的捍卫者声称，理性选择方法不仅是“有用的虚构”，而且是“奇迹制造者”。³⁶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不同领域里诋毁它的人抗议说，理性选择方法对理解社会生活的作用有限（如 Bunge 1996, chap. 14; Somers 1998; Shapiro 2004; Walt 1999），他们指责理性选择方法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恶魔化身，尽管理性选择理论有一个方面稍稍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见表 3）。

理性选择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纯物质主义理论：的确，它大体上与人类行为的观念主义理论不相容。³⁷ 然而，人类行为的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建构的（因而也是历史建构的），这种社会建构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而且包括情感和观念的影响。

理性选择方法还是纯个体主义理论。与其新古典经济学的根一样，理性主义方法假定行为体总体上是自主的或“原子的”（Granvetter 1985）。在理性选择方法看来，集体只不过是原子的个体之和（Coleman 1990, 5; Fearon and Laitin 1996）。即使理性选择方法不得不承认集体间或有一些自己的特征（如制度、文化或认同），这些特征通常也是在理性选择方法无法做出解释时进行事后解释的结果。

在人性层次，理性选择方法只承认社会化范式的一个方面：人类行为仅由物质得失的（弹性）理性计算驱动。不过，人类行为的驱动因素比理性选择方法愿意承认的多得多（如荣誉、地位、贪婪、恐惧和种族中心主义等），而很多因素无法纳入理性选择方法的模型之中。近来，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和理性选择

³⁵ 尽管许多人把“理性选择方法”称作“理性选择理论”，但其实这是不恰当的。“理性选择方法”是一个学派或方法，但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

³⁶ 有关这一双重辩护的诸多问题，参见 MacDonald 2003。尽管许多学者指责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恶魔降临，理性选择理论有一个方面确实稍稍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见表 3）。

³⁷ 表面上看来，人们可以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从中获得快感”这样的逻辑来强调理性选择方法与观念主义相容。但此举将抵消理性选择方法的解释力，使其逻辑出现循环，从而不可能检验任何解释（Bunge 1996, esp. 366-370）。Raymond Boudon 的“认知理性主义”试图将观念主义合理性选择结合起来，但即使他也承认这样做所带来的逻辑循环问题（Boudon 1998, 826）。

方法家承认自身理论有缺陷，并且提出了吸收了一些心理学的“行为经济学”（Elms 2008），但（行为）经济学家愿意承认的这种心理学非常有限。迄今为止，大多数行为经济学理论都局限于前景理论所说的“损失厌恶症”（Kahneman & Tversky 1979; Tversky & Kahneman 1986）。但是，人类的心理远远比前景理论所描绘要复杂得多。更糟糕的是，理性选择理论不可能讨论由反社会化驱动的人类行为。

在冲突与和谐方面，理性选择方法表现稍好。尽管其理论根源——新古典经济学几乎是纯和谐理论，但理性选择方法与和谐和冲突二者都相容，它也可以用来研究社会冲突。

在社会系统范式方面，理性选择方法的表现糟透了。它遗漏了很多基石性范式，因而对大量的社会系统视而不见，几乎没有任何系统方法的特征。在进化方面，理性选择方法至多也只是伪进化论：一旦达到均衡，除非有外力推动，否则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变化。因此，理性选择方法不可能为任何社会变化提供内生性的解释。事实上，由于理性选择方法根本不讨论行动者行为的社会背景，从而也不讨论为行动者行为的历史背景，它是反进化的。

经过一番剖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性选择方法不是奇迹制造者，而只是有用的虚构，而且其作用极其有限。作为一种遗漏这么多基础范式的理论，理性选择方法不会使我们走得很远，实现充分理解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果的目标。由此可见，理性选择方法的力量非常有限，但不幸的是它的野心却很大。

结论性评论

不同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犹如一支支手电筒：每一支都能照亮人类社会的一个方面，但不能照亮整个人类社会。因为社会科学不同学派整合的基础范式数量有限，所以，这些学派必定无法充分理解人类社会。在真正的意义上，不同学派的支持者就象“盲人摸象”寓言中那些可怜的盲人一样：每个学派都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社会这一奇怪动物的全部真理（或者至少是最核心部分），却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触摸到其中一部分（Thompson 2001, 3; 另见 Fay 1996）。更糟糕的是，这些学派的大多数支持者不愿意承认本学派的局限性，也不愿意承认需要整合自己心爱的学派外部的范式。这样一来，那些呼吁更广泛的综合的声音被普遍忽视，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即使我们要综合不同学派，如果不了解组成不同学派的各种基础范式，我们也无法妥当地综合。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以前曾有许多综合不同学派或理论的提议和尝试，然而，总体来看，这些各种尝试都必定有缺陷，因为它们试图综合的学派通常或明或暗地倾向于认为基础范式之间不相容，因此，这些范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在其极端形式上也不相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只有从各种基础范式入手，架通它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才有可能综合不同学派。通过阐明基础范式及其本体论和认识论假定，然后揭示社会科学中由这些基础范式错杂组合而成的不同学派，本文不仅指出过去综合不同学派的尝试普遍失败的原因，从而也就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真正综合。

虽然有限的范式的组合可以充分理解一些特定的社会事实，但是，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这一复杂系统及其历史，我们需要使用所有十一种基础范式。虽然社会科学的学生必须考虑所有十一种基础范式，但是他们最终必须自己决定使用哪些范式去解答他们需要解答的社会事实。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正确评价、并客

观地看待他们心爱的解释框架的潜力和局限性。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会发现，把更多范式融进自己的分析框架而非死守先前的分析框架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将探求分析框架变成理解的绊脚石（Hirschman 1970）。

至于我们该运用那些基础范式来理解特定的社会事实，我们应该遵循四个大的原则。第一，不要对自己的框架过于坚持：不同的社会事实经常需要这些基础范式的不同组合，而且在多数时候，他们可能需要比我们预想要多的基础范式。第二，不要忽视那些拥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的范式：任何忽视这些范式的学派都仍将是严重缺陷的，无论该学派运用了多少其他的基础范式。第三，我们面对的都是一个复杂系统的不同侧面，因此，系统的方法（特别是社会系统范式）是必需的。第四，对于要理解社会变迁，一个运用了社会进化范式的社会进化方法是理所当然的。

表 1： 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第一维度： 物质和观念	第二维度： 个体和群体	第三维度： 行为的驱动力， 三个层次	第四维度： 和谐与冲突
本体论优先性 较少的范式	观念主义	集体主义	反社会化	和谐范式
			社会化	
具有本体论 优先性的范式	物质主义	个体主义	生物进化决定论	冲突范式

表 2 社会学的三大学派

	功能主义	马克思主义	韦伯主义
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主要是观念主义	更多是物质主义，但也强调阶级意识、意识形态	更多是物质主义，但也强调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即把社会当作有机体）	集体主义（即把阶级当作基本的行动者）	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
人性： 1. 生物进化 2. 社会化 3. 反社会化	只有社会化	大部分是反社会化（如异化、矛盾、冲突），暗含生物进化	社会化和反社会化，暗含生物进化
冲突与和谐	主要是和谐	主要是冲突，但也强调阶级内部的和谐	主要是冲突，但也有和谐
社会系统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系统的？	非常有限，因为遗漏过多基石范式	相当有限，因为遗漏过多基石范式	三个学派中最好的，因为整合了大多数基石范式
社会进化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进化的？	反进化：系统不能改变	半进化：冲突引致变化	半进化：冲突引致变化

表 3 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	理性选择理论 (政治学和社会学)
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	主要是物质主义	主要是物质主义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纯个体主义	纯个体主义
人性： 1. 生物进化 2. 社会化 3. 反社会化	包括非常有限的生物进化和社会化，不包括反社会化	包括非常有限的生物进化和社会化，不包括反社会化
冲突与和谐	主要是和谐，冲突非常有限	与冲突、和谐相容
社会系统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系统的？	非常有限，因为遗漏过多基石范式	非常有限，因为遗漏过多基石范式
社会进化范式： 多大程度上是进化的？	伪进化：向均衡靠拢	伪进化：向均衡靠拢

参考文献

- Almond, Gabriel,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Boston: Little and Brown.
- Archer, Margaret S. 1982. "Morphogenesis versus Structuration: ON Combining Structure and Ag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4): 455-83.
- Archer, Margaret S., Roy Bhaskar, Andrew Collier, Clive Lawson, and Andrew Norrie. (Eds.) 1998. *Critical Realism: Essential Readings*. London: Routledge.
-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S. Baratz.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4): 947-52.
- Berlin, Isaiah. 2002. *Liberty* (edited by Henry Har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haskar, Roy. 2007. "Theorizing Ontology." In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Ontology*, ed. Clive Lawson, John Latsis, and Nuno Martins. London: Routledge.
- Blute, Marion. 1997. "History versus Science: The Evolutionary Solu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2: 345-64.
- Boghossian, Paul A. 2006. *Fear of Knowledge: Against Relativism and Constructiv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don, Raymond. 1998. Limit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3): 817-828.
- Bourdieu, Pierre. 1990 [198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 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yd, Richard. 1989. "What realism implies and what it does not." *Dialectica* 43: 5-29.
- Brady, Henry, and David Collier. 2004.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Brewer, Marilyn B. 2004. "Taking the Social Origins of Human Nature Seriously: Toward a More Imperialist Soci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8: 2, 107-13.
- Brewer, Marilyn B., and Caporael, L. R. 2006.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social

- identity: revisiting groups.” In *Evolu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y*, ed. M. Schaller, J. A. Simpson, and D. T. Kendrick.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Buller, David J. 2005. *Adapting Mind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Persistent Quest for Human Nature*. MIT Press.
- Bunge, Mario. 1996. *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urr, Vivien. 2003. *Social Constructionism*.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Buss, David M. 1995.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 New Paradigm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6: 1-30.
- Campbell, Donald T. 1974a.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In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2 vols, ed. Paul Arthur Schilpp. La Salle, IL: Open Court.
- Campbell, Donald T. 1974b. “‘Downward Causation’ in hierarchically organized biological systems.” I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 ed. F. Ayala and T. Dobzhansky. London: Macmillan.
- Caporael, Linnda R. 1997. “The Evolution of True Social Cognition.”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 278-98.
- Caporael, Linnda R., and Baron, Reuben M. 1997. “Groups as the Mind’s Natural Environment.” In *Evolutionary Social Psychology*, ed. J. A. Simpson and D. T. Kendrick.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Carr, Edward Hallett. 1939.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 Coase, Ronald H.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New Series 4 (16): 386-405.
-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er, Andrew. 1994. *Critical realism: an introduction to Roy Bhaskar's philosophy*. London: Verso.
- Collins, Randall.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984-1104.
- Collins, Randall. 1992. “The Romanticism of Agency/Structure versus the Analysis of

- Micro/Macro.” *Current Sociology* 40: 1, 77-97.
- Collins, Randall. 1994. *Four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mmons, John R. 1934.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ts Place i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acmillan.
- Cosmides, L., and Tooby, J. 1992. “Cognitive Adaptations for Social Exchange.” In *The Adapted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ed. J. H. Barkow, J. Tooby and L. Cosmid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Dahrendorf, Ralf. 1968.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Society*. Stanford, C. 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nzau, Arthur T., and Douglass C. North. 1994. “Shared Mental Models: Ide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Kyklos* 47 (1): 3-31.
- Diamond, Jared. 1997. *Guns, Germs, and Steel*. New York, NY: Norton.
- Durkheim, Emile. 1984 [189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 W. D. Halls. New York: Free Press.
- Elms, Deborah K. 2008. “New Directions for IPE: Learning from Behavior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0: 2, 239-65.
- Elster, Jon. 1989a. *Nuts and Bolts of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 Elster, Jon. 1989b. *The Cement of Society: A Study of Social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aron, James D. and David D. Laitin. 1996. “Explaining Interethnic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715-35.
- Foucault, Michel. 1977 [1972]. “Intellectuals and Power.”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trans. & ed.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 Foucault, Michel. 1986.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thenon Books.
- Foucault, Michel. 1990 [1976].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 Robert Hurley. New York: Vintage.
-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Fontana: Harper Collins/Basic Books.
- Giddens, Anthony.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London: Polity.
- Gramsci, Antonio. 1992-1996[1926-1937].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481-510.
- Hacking, Ian. 1999.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ines, Valerie A. 1988. "Is Spencer's Theory an Evolutionary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1200-23.
- Hallpike, C. R. 1986.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Evolution*. Clarendon, U. 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yek, Frederick A. 1967.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Hayek, Frederick A. 1973.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ume 1: Rules and Order*.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Hirsch, Fred. 1977.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London: Routledge.
-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Searching for Paradigms as a Hindrance to Understanding." *World Politics* 22: 3, 329-43.
- Hodgson, Geoffrey M. 2002.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2: 259-81.
- Huntington, Samuel H.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Jervis, Robert. 1997.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1995.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4, 32-64.
-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2, 263-92.
- Kant, Immanuel. 1784 [1991]. "Ideal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In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41-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tzenstein, Peter J., Robert O. Keohane, and Stephen D. Krasner. 199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199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t Fifty: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4, 645-85.
-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rtzman, Lawrence D. 1988. "Introduction," to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ed. Lawrence D. Kirtzman. London: Routledge.
- Kitcher, Philip. 1985. *Vaulting Ambition: sociobiology and the quest for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 Knight, Jack. 1992.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ramer, Michael. 1993. "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e Million B. C. to 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3, 681-716.
- Kuhn, Thoma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Lakatos, Imre. 1970.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 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ed.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gro, Jeffrey W. 1996. "Culture and Preferen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wo-Step."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1, 118-37.
- Liberson, Stanley, and Freda B. Lynn. 2002. "Barking Up the Wrong Bran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1-19.
- Lockwood, David. 1957. "Some Remarks on 'The Social Syste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 (2) (June): 134-146.
- Lopez, José, and John Scott. 2000. *Social Structur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Lukacs, Georg. 1971 [1920].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IT Press.
- Lukes, Steven. 1968.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2, 119-29.
- Lukes, Steven. 1982. "Introduction" to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nd Selected Texts on Sociology and its Methods*, trans. W. D. Halls. New York: Free Press.
- MacDonald, Paul K. 2003. "Useful Fiction or Miracle Maker: The Competing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 4, 551-65.
- Manicas, Peter. 2006. *A Realist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xford.
- Marcuse, Herbert. 1960 [1941].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Boston: Beacon.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8.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vailable on Marx-Engels Internet Archives (www.marxists.org), accessed Nov. 2007.
- Marx, Karl. 1859.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vailable on Marx-Engels Internet Archives (www.marxists.org), accessed Nov. 2007.
- Merton, Robert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Mills, C. Wright. 1956. *The Power El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genthau, Hans J. 194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 New York, NY: Knopf.
- Neumann, Iver B. 2004. "Beware of Organicism: The Narrative Self of the St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 259-67.

- Niebuhr, Reinhold. 1960 [1932].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Norris, Christopher. 1997. *Against Relativism: Philosophy of Science,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al Theory*. Malden, MA: Blackwell.
-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Oberschall, Anthony. 1978. "Theories of Social Conflic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 291-315.
-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lan, Ronen. 2000. "A World of Their Making: an evaluation of the constructivist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6: 575-98.
- Parsons, Talcot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Parsons, Talcott. 1951.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 Pinker, Steven. 2002. *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Viking.
- Popper, Karl. 1979.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Porpora, Douglas V. 1998 [1989]. Four Concepts of Social Structure.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19:2, 195-211, reprinted in Margaret Archer et al eds., *Critical Realism: Essential Readings*. London: Routledge, 339-355.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awls, John A.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son, Robert C. 2007.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s Maladapted Psychology*. Cambridge: MIT Press.
- Rorty, Richard. 1998. *Truth and Progres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th, Guenther. 1978. "Introduction." In *Economy and Societ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usseau, Jean-Jacques. 1973 [1762].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London: Everyman.
- Sankey, Howard. 2001. Scientific Realism: An Elaboration and a Defence. *Theoria* 98: 35-54.
- Sayer, Andrew. 1992.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 Schumpeter, Joseph A. 1970.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 Shapiro, Ian. 2004. *The Flight from Real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 New Jersey,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dam. 1930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 Cannan ed. London: Methuen & Co.
- Somers, Margaret R. 1998. "'We're No Angels': Realism, Rational Choice, and Relationality in Soci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3, 722-84.
- Spencer, Herbert. 1891[1860]. "The Social Organism." In *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and Speculative*, Vol. 1. London: William and Norgate.
- Steinmetz, George. 1998. Critical Realism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A Review Articl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0(1): 170-186.
- 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 1-39.
- Tang, Shiping. 2008. "From Offensive to Defensive Real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ecurity Strategy." In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dited by Robert Ross and Zhu Feng, 141-162.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Tang, Shiping. 2010.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6 (1): 31-55.
- Tang, Shiping. 2011.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Tang, Shipi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ok manuscript in

- progress.
- Thompson, William. 2001.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s of World Politics*. (Ed.). London: Routledge.
- Tilly, Charles. 1990.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Malden, MA: Blackwell.
- Turner, John C., et al. 1987. *Rediscovering the Social Group: A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 Tversky, Amos, and Daniel Kahneman. 1986.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59: S251–S278.
- Udehn, Lars. 2002, "Changing Faces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479-507.
-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1963. "Dialectic and Functionalism: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 (5) (October): 695-705.
- Walt, Stephen M. 1999. Rigor or Rigor Morti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4): 5-48.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alcott Parson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ndt, Alexander. 1994.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 2 (January), 384-96.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ght, Colin. 2006.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on, Oliver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Wilson, Edward O. 1975 [2000].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ilson, Edward O. 1978.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rong, Dennis H. 1961.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2, 183-93.